



到丹麦来的人,大多都要到世界童话家安徒生的故乡走一走,看一看,如果不看,那是很遗憾的。我们谁也不想留下遗憾,再忙也要挤出一天时间去看看。

6月3日是个周末,在国内实行双休日,照例是要休息的。但多年养成的工作习惯,我们是很少过周末的,出国时间很紧,总想多走走看看,就更没有礼拜天的概念。早早起来,在饭店简单用过早餐,就匆匆上路,乘车直奔安徒生的故乡欧登塞市。

丹麦的气候冬暖夏凉,又是个多风的国家,时值6月,还有些凉意,仍有冷的感觉。6月3日这一天,天气特别好,可以说是风和日丽,阳光明媚。天气好了,人的心情也就特别的好。

从哥本哈根到欧登塞,有将近两小时的车程。丹麦国土面积不大,又极为平坦,所以公路交通十分发达,四通八达的公路,密如蛛网。哥本哈根到欧登塞是一条高速公路,由于大路多,车速又快,能坚持100迈以上的匀速,车辆能跑得开,所以感到路上车辆很少,既不感到拥堵,更没有塞车现象。一路行车,一路观赏浏览,也是件很惬意的事。

丹麦的国土在地质上属于德国大平原的延伸部分。很久很久以前,北欧和中欧板块中间的广阔低洼地带慢慢下沉到海平面以下,低洼地带的中间部分就形成了今日的丹麦王国。所以丹麦全境地势低平,平均海拔仅30米左右。由于山地很少,地面的起伏度不大,修筑公路比较容易,不用开山挖洞,起高就低,而是随着地势一路走去。高速公路就像一条蜿蜒的长龙,贯行在青草绿树之间。一路走一路望,风光无限。

丹麦的农牧业很发达,我又对农业格外钟情,不论走到哪里,都特别喜爱逛农田,反而对人工修筑的园林花草不感兴趣。从哥本哈根到欧登塞,片片麦田相通相连,间隔有一方方茂盛的草场,别墅式的农家小楼点缀在麦田草场中间,真有点天上神仙府、人间百姓家的美妙诗意。我想,生活在这里的人是幸运的,上天恩赐给他们一块好地方,难怪这里的人个个都人高马大,肌肤滋润,皮白肉红,这是大自然所使。由于车行得快,很难看清地里的庄稼长势,但我凭多年从事农村工作的直觉,这里的农业耕作是极其精细的,看不到我们的阡陌纵横、沟渠相连的耕作方式,没有农田水土保持、开沟挖渠之劳役,所有农田草场都是随地形而植,顺应自然,而取之自然。一方面这是丹麦地形好的缘

「菠菜法则」断想

翟华

菠菜原产于西域波斯,故而得名。不过,菠菜虽原产于西域,却是通过尼泊尔传入中国的。记载唐代典章制度的史书《唐会要》中有这样的叙述:“太宗时,尼婆罗国献波棱菜,类红蓝,实如蒺藜。”“尼婆罗”即今日尼泊尔,而“波棱菜”也叫做“菠薐菜”(至今闽南语仍然这样称呼菠菜),也许由于中间一个“藿”字既难写又难认,在普通话中就逐渐将其简化为“菠菜”了。

菠菜传入中国后被广泛种植,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一大菠菜生产国,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80%以上。菠菜营养价值较高,含有蛋白质、胡萝卜素和其他维生素。很久以来人们一直有个认识误区,以为菠菜含铁量高,可以补血。但营养学家发现,菠菜中所含的铁质很难直接被人体吸收,因此菠菜补血只是一种误传。人们更看重的是菠菜中富含的抗氧化剂,这种物质具有抗衰老、促进细胞增殖、增强青春活力的作用,所以在民间菠菜还是被看成一种神奇的蔬菜。美国的老牌卡通片《大力水手卜派》,就将卜派描绘成每吃完菠菜罐头,就可以产生巨大力气、击退对手的英雄。

来到安徒生故居

吉炳轩

故;另一方面,则是农业高度发达,人们对自然有更深刻的认识之故,就是不要破坏自然。由于丹麦的平均年降雨量在600毫米左右,虽不算是丰水国,但作为农业种植来说,也足够用了,用自然之水,浇自然之田这该是最合算的。即使灌溉,也多是喷灌、滴灌,所以也就无须平整土地,去破坏自然状态。今年6月,丹麦遇到少有的干旱,据说有好长时间没下雨了,但没有看到土地干裂、庄稼枯萎的景象,放眼望去,到处是一片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尽管农田片片,但丹麦的粮食种植不多,一路看到的燕麦多于小麦,看来,丹麦人更重视畜牧业。据说,丹麦的种植业在农业中是从属地位。种植业仅占全部农业总产值的10%。而种植业的品种大部分是满足畜牧业的需要,在全国的谷物种植面积中,用于做面包谷物的小麦、黑麦等不足30%,而70%的面积多种植大麦和燕麦,作为畜牧业饲料。尽管如此,丹麦仍是一个粮食出口国,主要是由于精耕细作,丰产丰收。有资料表明,丹麦的谷



物年产每公顷达5500多公斤,其中小麦高达7300多公斤。丹麦人均粮食产量1500多公斤,几乎是我们的一倍,居世界前列。本是要去参观安徒生故居的,而我的思绪却一直在丹麦的农田上,一路看,一路想,不知不觉来到了欧登塞市。

上午11时我们来到了安徒生的故居前,一下车,就直奔安徒生故居,反而无心观赏欧登塞市容。

安徒生故居是一栋低矮的尖顶小红房子,坐落在一条古老而简陋、狭窄的小街旁。故居街道及民房风貌依旧。安徒生1805年4月出生在这里。在故居周围排列着一些专卖安徒生纪念品的小商店,附近还有一座高雅的音乐厅和一座以安徒生命名的旅馆。1905年,也就是安徒生诞辰100周年,欧登塞市在这里建立了安徒生博物馆,在故居的基础上,又加盖了一些建筑,曾先后进行过两次扩建。我们看到的安徒生博物馆共由三部分组成:步入大厅,首先是一间现代化圆形大厅,这是1930年新建的,约有五六十平方米,墙上挂着8幅描写安徒生生平的油画;从左侧一道门进去,大概有六七间古老而陈旧的小屋,木质结构,又低

又矮,伸手可触及屋顶木板。这就是昔日安氏及三家邻居的住房,每个房间都很小,有七八平方米、十来平方米不等,比我们农家院中的房屋要小得多,同现今丹麦人的住房更是天上地下之别。在这些房间里分别陈列着安徒生的遗物、手稿及各个时期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一间是安徒生的住屋,不足10平方米,室内陈设十分简朴,有一架他亲手制作的屏风。各个房间贯通相连,这可能不是原来样子,大概是便于游人参观而后打通的。在圆形大厅的后面还有六七间房屋,面积较大,也比较开阔,看来也是后盖的,分为图书馆、录像录音播放室和安徒生著作各种版本陈列室等。陈列室里有各种版本的安徒生著作,但数量不多,也不全,比北京新华书店里要少得多。看来,博物馆也没有收齐世界各地安徒生著作的各种版本,至少中文版相差甚远,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不过,在这里能看到中文版的《安徒生童话》,也倍感亲切,这是中国人爱好世界文学,中丹两国友好交往的见证,它说明中国人是开放的,对先进美好的世界文化是勇于吸收借鉴的。

从安徒生故居出来,已是午后时分,我们步行去欧登塞市一家老酒店吃午饭。为了看看欧登塞市容,我们步行前往。

欧登塞是丹麦的第三大城市,这个大城市的概念同我们所说的有很大不同。我们的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要步行的话在几十分钟内是看不了什么的,就连省会城市,看一条像样的街也得花上个把小时。而丹麦的城市不同,像欧登塞市这样所谓的大城市,人口也仅有17万多一点,个把小时就能看遍全貌。据说,欧登塞市已有1000年出头的历史,公元988年,德意志帝国皇帝奥托三世写信宣布,欧登塞市归他管辖,这就算为欧登塞市颁发了“出生证”。到了国王克努德四世时,由于他在丹麦推广基督教有功,被列为圣人,并在欧登塞市建造了一座造型优美的哥特式大教堂,从此欧登塞市声名大振,成为许多朝圣者心中的圣地。到11世纪,这里又成为丹麦的商业中心。15世纪以后,北欧五国经常在这里举行会议,又成为一个会议中心。欧登塞市交通发达,铁路、公路、机场通往丹麦各地,是丹麦的农产品集散地。而它真正在世界上闻名的还是它的文化内涵。这里有3所大学,保留有12世纪到15世纪的老教堂,17世纪的城堡,此外还有许多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

欧登塞市的街道都不宽,有许多是花岗岩铺设的,可见其年代久远。城市的建筑不高,多是二三层的楼房,非常古朴典雅。市内很清静,花多、草多、树多。一条小河从市区穿过,水流缓慢,清澈见底。河面不宽,隔不远就有一座小木桥,为城市平添了几分乡村情调。有三三两两的城市居民或在河中游泳,或在河岸边的草丛中晒太阳,显得很悠闲。我们一路走,一路照相,总感到看不完的景,留不完的影。看来,城市还是小点好,生活舒适,又便于管理。

题图:安放于哥本哈根的安徒生塑像。
中图:安徒生故居是一栋低矮的尖顶房子,坐落在一条古朴而狭窄的街道旁。

在美国西海岸中部,浩瀚的太平洋日夜不停地拍打着绵延数千里的海岸线,温暖的洋流,丰沛的水汽给沿岸带来了湿润的气候,也给这里的植被带来了生长的有利条件。大自然仿佛就是一位意蕴深厚的艺术大师,用阳光、雨水将加利福尼亚海岸打造成最富有生命表现力的地方。

在加利福尼亚的海岸线上,湛蓝色的海水像一颗晶莹剔透的蓝宝石,镶嵌在海边白浪、黑礁石和黄沙滩组成的海湾里,离海岸线不远是满山如同翡翠般碧绿的松树林,这里就是加利福尼亚州著名的十七英里风景区。

从旧金山出发到十七英里风景区约两个多小时的车程,这里濒临西太平洋,海洋性气候特征明显,秀美的风光不仅吸引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也是美国富豪青睐的地方。沿着临海的山林,星罗棋布地建有许多风格迥异的别墅和高尔夫球场,它们连接起来足足十七英里长,十七英里风景区因此而得名。

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特别关注环境,自发地组建了类似自治形式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加州政府为了保护这块天然质朴的自然风景区,采纳了民间环保组织的建议:对来这里参观的游览者收费,凡进入十七英里风景区的车辆和客人,必须依照有关章程购票,票务所得则归民间环保组织全部用作环境保护和景区维护费用。

西太平洋涌动着蓝色的洋流,汹涌澎湃地冲击着海

十七英里风景区

刘杰锋

岸,海浪撞击到黑色礁石上,溅起硕大的白色浪花,迸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富含高浓度盐分的海风从海上径直吹向岸边,将山坡上茂密的松柏形状修剪得十分奇异。可能由于高浓度盐分的影响,这里的松柏普遍都是顶端残存着一缕新绿,下面的松针枝叶和树干全都变成了褐灰色,远远望去,仿佛是一片枯林残枝,但那树林顶端的一片翠绿色,却昭示着这里仍然在孕育着生命。看着这场景,使人不由得想起中国西部戈壁沙漠里的胡杨林。胡杨树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烂。加利福尼亚海岸的松柏,也具有这种顽强坚贞的性格,粗壮的树干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就像德高望重的老者在那里捋着花白胡须静静地回味着当年的英武豪气。

这里的民间环保组织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是任其自由发展,决不人为干预,正因为这样,海豹可以大摇大摆地和游人一起在海滩上散步,海鸟可以在游人头顶上下腾跃嬉戏,树林里没有任何人为地修剪痕迹,到处弥漫着浓郁的自然芳香。在十七英里风景区海滩,人与自然融洽相处的场景比比皆是,使得每一位初来乍到的游人,都会对这里人们高度的环保意识 and 完美的自然生态发出由衷的赞叹。

夕阳西下时分,我们登高远眺,眼前仿佛呈现出一幅凝重的印象派油画,金黄色的岩石后面,是一片深绿色的松柏树林,色彩是那样的柔和协调,就像绘画大师用明亮的原色涂抹上去那样亮丽。海面上波光粼粼,一望无垠的太平洋蓝得含蓄深沉,只有远处一道道雪白的浪花拍打着海岸隐隐约约传来的声响,才使人们从梦的意境中醒悟过来,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生命的存在,由衷感谢大自然慷慨赐予人类如此壮美的生存环境。

现在,十七英里风景区已不仅仅是一个人们喜爱的旅游休闲处所,更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范例。

他,胖胖的,黑黑的,脸上总是充满笑意。我刚坐上他的出租车,他就问我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说我是中国人,他笑了:“马六甲的中国人最多。”他的中国话讲得很流利,我以为他也是中国人,他却摇摇头:“马来人,因工作需要,学会了中文。”

车窗外,马六甲树、花坛和小桥流水纷纷向后闪去,我们仿佛在立体的风景画里穿行。他一边驾车,一边绘声绘色地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像导游。突然间,我发现左侧的短巷里有个服装市场,便自言自语地说:“买件衬衣?”他立刻放慢速度,把车停在路边:“走,我陪你瞧瞧去!”他挽起我的手臂,笑咪咪的,亲亲热热如兄弟。他像给自己买东西那样细心,帮我挑选,帮我试衣,帮我砍价,尽管额头上晒出了一粒粒汗珠。最后我买了一件天蓝色短袖衫,挺普通的那种,却很流行。

回来的路上,他把我好一阵端详,轻声说:“先生,你好像有些瘦

马来“的哥”

王忠范

……”似乎觉得失言,又马上补充道:“也许我太胖,看别人都瘦。”他向前挪动着脚步,下意识地 from 衣袋里掏出了车钥匙。我告诉他:“我患有糖尿病,确实瘦。”他眼睛一亮,连眉毛都抖起来了:“我有个偏方,是从中国大陆传来的,据说治糖尿病很有效。”回到车上,他找出一张纸,垫着硬纸壳一笔一画地写道:“醋泡葱头,半个月后,将葱头切成7块,每次吃一块……”

车子开动了,沿着马六甲平直的大街直奔我下榻的听涛湾宾馆。他说,听涛湾是马六甲唯一的五星级宾馆,面临大海,晚上去观赏海上明月,会有一番别样心境的。在异国他乡遇见这样一位热心的胖“的哥”,我激动而又庆幸,下车时我给他一点小费,他说啥也不收,看我走进宾馆他才开车离开。

刚进房间,我发现我的手提包忘在车上了,包里有80元马币,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采访本,那里记录着我在泰国和新加坡旅游时搜集的素材。但我并没着急,凭直觉我想胖“的哥”一定会送回来的。大约过了一刻钟时间,电话铃骤然响起,酒店前台告诉我楼下有人找我,我猜准是那位胖“的哥”。果然是他,他给我送包来了,他说从采访本上知道了我的名字,还是那一脸微笑。我紧握住他的手,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他才好,竟然激动得心热无语。他咧开嘴唇:“咱们交个朋友吧!”他走了,他的红色小轿车在阳光里闪亮……

热心的马来胖“的哥”,你叫什么名字?

点点繁花缀苍穹

7月26日,在法国举行的洛林国际热气球节上,320只热气球渐次升空,场面蔚为壮观。

新华社/法新

本版责任编辑:王莉
电子信箱
gjfk@pd.people.com.cn

国际副刊